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第八十回 吳侍講十年撫孤子 呂師相一疏危名臣

這個姓吳的名學誠，為建文皇帝經筵日講官司，素有品望。帝出宮時扈從不及，慟哭數日，即欲自殺，又轉一念道：「子在回何敢死？今間乘輿無恙，自當追求行在以圖興復。徒然一死，焉足塞責？」有傳說者，言帝自吳入楚，將之滇中。吳侍講遂棄其妻孥，止帶一健僕，買個小漁舟，載了書籍，扮作漁翁，備了根釣竿，泛於長江之上。從九江入漢口，上三峽至於夔州。適又字帝在兩粵，新華社記者折向洞庭，歷瀟湘，溯沅澧。又有說行在已在蜀中，復轉而入沔陽，上夷陵，由涪江直抵冊發源所在。往來轉輾，終不得帝之蹤跡。計欲捨舟就陸，求之道涂，又恐為人偵獲，連性命都委之豺虎了。真是心上有個故君，夢寐中常在金階玉殿之間。到得醒來，片葉孤舟，茫茫煙霧，能源奄酸？慟哭了幾場，沈想了幾次，忽自謂道：「有了。我聽見說東就向東，說西就向西。不要說傳聞不真，縱是真的，安知不君來臣去，臣來而君又去乎。我如今只在長江上下來往，天可憐見，少不得有見我帝王日子。」於是下及蕪湖，上至灌口，往來游衍，逢人物色。取出所帶書籍，看一本，隨向江心擲一本，仰天痛哭一番。一日，在巴陵取《離騷》來讀，是未經裝訂的，讀一頁，丟一頁，又哭一番。適為賈舟附載文人聽見，因此流傳於世，野史上便說讀的總是《離騷》，自比屈原不忘故主之意，這就是沒見識的了。難道吳侍講舟中所載盡是《離騷經》麼？況且懷王是無道的，豈有將聖君比之之理？總是侍進憤懣已極，若始終求不著故主，也就要葬於江魚之腹，留這書本何用，所以先付之江流。

一日泊舟在成都之皂江邊，見有四五個童子釣魚頑耍，內一個約十歲，巖然坐著，雖形容憔悴，而眉目秀爽，又若有悲感的光景。眾童子都笑話他，他並不揪睬。侍講心以為異，也就攬著自己的釣竿，移舟近前。一個童子拍手道：「那漁翁也是不會釣魚的。」侍講道：「還有誰不會釣魚呢？」童子指著那巖然坐的道：「是他。」侍講便緩言問道：「童子今年幾歲了？」旁一童答道：「他是野種，那裡知道歲數。」侍講又道：「他既不會釣，你們該教導他。」那坐著的童子答道：「我不要學釣魚。」又一童子道：「他不要學釣魚，要學的是討飯。」侍講見坐的童子含著悲酸，只不則聲，就起了個惻隱之心，隨問眾童子：「他有父母麼？」適有個老人走來，眾童子共指道：「是他家裡養著，不知那方流來的。」侍講隨步上涯，迎去施禮道：「多謝老丈厚德。」那老翁摸不著，便問漁翁：「你像個外方口氣，從未相認，怎的謝我？」侍講指著坐的童子道：「這是舍倒，失散已久，天幸今日遇見。聞知老丈收留，感激不淺。」就向腰間取出一包碎銀，約有二兩遞與老翁道：「聊表微意，日後尚容補報。」老翁正為這童子一些生活不會做，倒要閒飯養他，雖然當日收留了，今卻沒擺佈處，聽了這話，笑逐顏開，便道：「既是令姪，竟領去罷，怎好要你的銀子？」口中說著，手中接過去了。老翁隨向童子道：「你們如今骨肉相逢，也不枉我養這兩年。」童子不知所答。侍講便道：「你今得隨我回家，總是老翁收養之力。且到我船裡去細說罷。」

看書者要知道這流落童子，若是住著安穩，怎肯隨個漁翁？只因每日忍饑受凍，凌賤不過，一眼看著漁翁船裡，堆著多少書籍，料不是個拐子，且離了這火坑再處，便立起身來，撇卻釣竿，扯著漁翁的衣袂。侍講隨攜了他的手，同向老翁作揖致謝，即別了小船而行。童子偷眼相一相漁翁的臉兒，又睜睜船內的書籍，微微的歎了口氣。吳侍講問童子：「你為甚歎氣？有話說與我。」童子道：「我從幼沒了父母，不曾上學讀書。如今見了這多少書本，因此歎氣。」就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。

侍講見童子說話，大有志向，道：「你且勿哭，我正要問話。你父親叫什麼姓名？幾時沒有的？怎樣流落在這邊？」童子氣噎不能答，捶胸大慟。侍講已猜個八分，乃撫背而勸，方應道：「我父親叫做胡子義，做的兵備道，還有個伯父，是朝中的大官。不知怎樣京裡亂將起來。伯父一家都被殺了，我父親聞知，就丟了一家人口，只帶著我弟兄，連夜逃出衙門，到這裡一個王府內住了幾時。聽說要來追拿，又逃到一個山內。我父親向著天說道：『吾兄無子，天若不絕吾姓，自有好人收留。』黑夜裡竟自去了。那時哥哥七歲，我只六歲，遇著這個老翁，收了我去，也不知哥哥怎麼樣了，也不知我母親怎麼樣死了。」說罷又放聲痛哭。侍講觸著心事，也自捶胸大慟連僕人也揮淚不已。

童子見漁翁哭得甚苦，道是因他起見，倒住了聲。侍講道：「噫，正是流淚眼相看流淚眼，斷腸人說與斷腸人。童子，適才我見你在難中，動了惻隱之心，提拔你的，也不知是忠臣的孤子。我對你說，我不是漁翁，我是建文皇帝朝中侍講官。你的伯父胡子昭，做刑部侍郎，與我是意氣之交。你的父親做湖廣荊門道，我亦曾會過。」說未畢，童子遽然拜道：「是我的父輩。這個大恩如何可報？願認為父親，教訓孩兒罷。」侍講道：「論理是年家子姪，也還不錯。但宗祧為重，汝但呼我為父，我認汝為兒，姓是改不得的。」童子又拜過，才立起來問道：「孩兒這幾年上，略聞得燕王奪了建文皇帝的天下，說殺了多少忠臣。我揣伯父、父親，也為這個緣故，其實尚未詳悉，求父親大人示與孩兒。」侍講就把燕王起兵，至建文遜國，殺戮忠臣義士情由，略說一遍。又道：「你伯父是方孝孺的至交，全家受戮的。臨刑有詩曰：『兩間正氣歸泉壤，一點丹心在帝鄉。』我至今記著。後聞得汝父親避在蜀主府中。到襄汝弟兄逃去，我就知道了。」童子又悲泣道：「若如此，我母親一家子，都是被害的了。所以父親也顧不得我弟兄二人。咳！這樣大仇，怎生得報？」侍講道：「這些話，不愧為子昭、子義的後人。我今為汝取個名字，叫胡復，是《易經》上的卦名。復字的解說，是六陰盡而一陽來復，在地正氣初復之候，以寓建文聖主將來復國之意。在汝本身上講，復君仇，復父仇，復祖宗舊德，復鄉國故業，總含蓄在裡面。」童子道：「孩兒不識個字，怎能如得父親命名之意？還求父親做主。」侍講喟然歎道：「你還不知，我為要求建文皇帝，所以借此形藏。若求得著時，君臣生死一處；若求不著時，這大江中便是我葬身之所。到那時候，也顧不得你了。」童子道：「我隨著父親生死一處，也還得個好名目，強如死在別處。」侍講道：「這不是我看之意。譬如我也棄了兒子來的，只為祖宗之香火，不可泯滅，豈有教汝同死之理，以絕胡姓之宗祧。且到其間，自然生出機會。你如今正是讀書時候，幸虧得五經四書尚未投諸江流，我當一教汝。」便檢出本《魯論》來。胡復接在手中，頗識得幾個字。侍講道：「汝未上學，怎又識字？」胡復道：「孩兒三四歲上，母親曾教我識字，至今還記得。」

侍講從此教他讀起書來，天資穎悟，殊不費力，一兩年讀完四書，又讀五經，與他講論都能聞一知二。不兩年文章也做成了。吳侍講有了這個伴兒，常常講書論文，倒覺日子易過。

沸沸揚揚的，聽得江舟上都傳說聖姑娘娘已得了淮揚地方，如今就要取南京，永樂皇帝有些做不成了。又有個說倒不見渡江，已經取了廬州府，要殺到河南哩。胡復問侍講：「是怎麼聖姑娘娘？因何與燕賊作難，這其間有個機會否？」侍講應道：「是一女流，仗有妖術，借著我君的年號，哄動人心，大抵是假公濟私的。前者張天師在南都，曾斬他一個妖人，乃是馬猴兒，即此可知。近來無識之徒多被煽惑。我們不用睬他。」

過了幾時，舟從三峽而下，轟傳湖廣全省皆失，關老爺顯聖，斬了荊州都督。因這位呂軍師，是諸葛亮轉世，所以關老爺助他哩。吳侍講聽了別的話不打緊，只關公顯聖一語，大為奇異，心中暗想：「若不是正氣之人，關侯焉得助他？」遂謂胡復道：「荊州已得，天下搖動。要復建文擔子，卻在我身上。我欲去察他動靜，若是借此為名，欲劫我主，如曹瞞之劫漢獻帝的，我便將段實之笏，擊碎他的賊腦，比死於江中，更為顯榮了。」胡復道：「大人作何去見他？」侍講道：「儒衣儒冠，是我的初服，謁見故主要用的，所以帶在這裡。到他轅門口，自有隨機應變之法。」就取出來穿戴了，一逕上岸入城，尋到帥府。

目今謁貴是件大難的事，秀才們拿著稟揭，滿面堆笑，倩求傳遞。那些衙役總不來睬的。呂軍師任兼將相，掌握著大兵權。吳侍講破巾敝衫，又不具個名柬，如何可以會面？那知呂軍師好賢禮士，有周公握髮吐哺之風，不論何人，到轅即傳。那時侍講故意輕忽，說要見你們軍師，司閽的登時傳報請進。軍師望見是個儒者，而行步有大臣氣象，即降階延接。侍講已盡折了一半。一揖升堂，向軍師道：「大人上座，容儒生拜見。」軍師笑道：「學生非富貴中人，先生休得過謙，只行常禮。」侍講乃再揖再遜，然後就客位而坐。牢師請教姓名，應曰：「小儒何足掛齒。請問大人，關侯顯聖有之乎？」軍師舉手答道：「誠有之。神武乃上為國

家，非為學生也。」又問：「大人以片旗一語，而服荆楚億兆之心，有之乎？」應曰：「此小智耳，無關於大體。」侍講亦舉手曰：「荊州東連吳會，西控巴蜀，北抵中原，南極衡湘，為天下之樞機，可以蒞中國而朝四夷。儒生不才，願備指使。」軍師笑道：「我帝師乃上界金仙，其視榮華點染，不啻污及巢父之犢。今日而建文復位，則此刻歸於蓬島。所為的培植天倫，扶養正氣，誅奸逆於強盛，挽忠義於淪亡，躬行《春秋》之法，以昭大義於萬世。微獨帝師，即學生一待聖駕回鑾，完此心事，亦遂逍遙乎物表。所以兵下河南，三過家門不入。」

言未既，吳侍講遽拜於地曰：「噫，我何知而敢測命世之大賢哉？」軍師忙答禮，相扶而起。侍講道：「學生有罪，當日原備員經筵。」軍師曰：「得非泛舟之吳學誠先生乎？」侍講曰：「然。十四五年，不知行在之所。今者軍師篤愛吾君，學生即當遍天下而求之。求而不獲，亦不復返。願軍師代為轉奏。」

軍師對曰：「不然。吳門史彬、浦江鄭洽，俱知帝之得在。前歲有方外祭酒錢芹，約彼二公同往，迎請回鑾，當亦不遠。縱使聖駕又幸他處，三公自能蹤跡，無煩跋涉。學生愚意，先請先生入朝，端百揆而在工，使天下之人，咸知吳侍講入朝為相，則我君之復位有日。所以係社稷之重，而慰蒼黎之望，非獨區區好賢之私也。」侍講曰：「帝未復位，而臣子先膺爵祿，可乎？」

軍師曰：「不有臣子，焉得有君？臣子不先受爵，烏得稱為行在？今日而無臣。是並無帝也。故居亂世而人之所屬望，多決於名臣之去就。先生其勿固辭。」侍講曰：「軍師命之矣。舟中尚有一僕，並胡少司寇之孤子。」軍師即傳令請至，略詢來由，下榻帥府。每談往者行失，時相流涕。

一日，報關帝廟修整告竣，軍師即約竺講同去行香。禮畢，軍師偶有所得，題詩於粉壁上云：

坐鎮荊門控許都，心懸漢帝運將無。興劉豈在西吞蜀，討賊何須東結吳。

一卷《春秋》名自正，百年兄弟道猶孤。蒼茫浩氣歸空後，太息三分小伯圖。

吳侍講大驚，贊道：「此千古法眼也。人但知關侯以浩然之氣而成神，而不知所謂浩然者在。愚意亦嘗論之。蜀之臣子，其心皆為蜀而不為漢，為先主而不為獻帝，諸葛且然，況其下者乎！蜀與漢原略有分別，晦庵以正統與之者，蓋因獻帝被廢，勢不得不以蜀為漢，而黜曹、吳之僭篡。若云以先主為中山靖王之後，可以，則西川之劉焉、劉璋、獨非漢之宗室乎？何得扼其吭而奪之，拊其背而逐之哉！唯神武不與蜀事，坐鎮荊州，以討賊為己任，是其滅曹興漢之心，為獻帝非為先主也。即先主亦為獻帝之臣，故可以兄事之，而不可以君事之。所謂『一卷春秋名自正，百年兄弟道猶孤』也。武侯云『東連孫吳，北拒曹操』，亦因先主孤窮之時，不得已而出此策。至於平曹之後，再議伐吳，未免所用者權術。若神武之視吳，與曹等耳。吳之割據，與曹之篡竊，易地皆然，斷不可云彼善於此而與之連結。所云『興劉豈在西天蜀，討賊何須東結吳』也。此所謂浩然之氣之本也。先生今日之為建文，與關公同一心事，所以有此卓見。拜拜，服服！」軍師固謙謝之。

隨回帥府，手草五疏，一薦吳學誠先達名臣，宜膺師保之任，以副四海望治之心。一薦姚襄才器沈毅，文武兼優，宜令開府荊州，彈壓敵境。又沈珂可任荊南監軍道，董春秋可授荊北監軍道之職。一薦俞如海為鎮守德安將軍。一言京營不可缺員，瞿雕兒、阿蠻兒等，仍令回京。唯劉超暫留臣所。請以郭開山代其缺，外齊卒一萬，並令回京護衛，以遂其室家之思。一言比年以師旅饑饉，停科六載。今中原底定，吳楚懷來，皆願觀光。請於本年六科並舉，以收人傑。遂設筵與侍講餞行。吳學誠即攜了胡復赴濟南闕下。

去后數日，忽報方外祭酒錢芹回來復命，病在舟中。軍師即令用暖輿昇進帥府。一面延醫診治，一面具疏報聞。請看名臣一出，四海傾心，義士三呼，千秋墮淚。下回分說。